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 
第十三回 攜雲傍輦路風流 剪彩為花冬富貴

詩曰：柳為營兮花作寨，絕色佳人稱主帥。

酒兵日夜苦相攻，更有笙歌增氣概。  
殺人妙算是風流，斬將奇謀有恩愛。  
任他扛鼎拔山雄，但與交鋒無不敗。  
一點筵前社稷危，洞房再#江山壞。  
連年累月不解兵，定然性命遭其害。  
願君修德立城池，不侈不奢守關隘。  
一朝煉得慧劍成，便可笑談誅粉黛。

話說煬帝在北海山下，被陳後主、張麗華兩個鬼魂侮弄了半晌，心下十分驚悸。忙下船要回十六院，又遇大風，在海中蕩漾了一兩個時辰，方才得到岸邊。慌忙走起，各院俱已掌燈多時。煬帝取近，就先到迎暉院來。王夫人接住問道：「陛下這等時候，為何燈也不點？卻獨自從黑地裡走來？」煬帝道：「妃子不要說起，今日吃了大虧。」遂將海中遇陳後主的話，一一說了。王夫人也驚訝道：「有這等奇事！」只見朱貴兒在旁邊說道：「萬歲乃天子至尊，人神之主，陳後主與張麗華，不過是亡國鬼魂，焉敢到御院來魅魔天子！以妾看來，這還是御院中的花月之妖，曉得萬歲在海中寂寞，故托名與萬歲作片時耍戲耳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貴兒倒有見識，朕亦疑無此理。」心下方才快暢。王夫人隨叫排宴來。飲不多時，各院夫人聞知此信，都到迎暉院來問安，煬帝皆留下飲酒。霎時你勸一觴，我歌一曲，煬帝又依然大醉，就在迎暉院中宿了。正是：

魂已銷殘魄已迷，為妖為孽總休提。  
筵前一曲嬌歌舞，依舊昏昏醉似泥。

煬帝次日起來，正進早膳，忽有一個太監報導：「前衛校尉高德儒親見鸞鳥來朝，以為祥瑞奏聞，現在苑外等旨。」煬帝大喜，便走出外殿叫宣來。不多時，高德儒宣到。煬帝便問道：「你在何處看見鸞？」高德儒奏道：「今日寶成朝堂，該臣值日。臣方在殿前巡視，忽彩鸞二隻，自西苑飛來，正落在大殿脊上，歇了半晌，方才飛去。此乃國家莫大之祥，故臣敢奏聞。」煬帝道：「你如何認得是鸞？」高德儒道：「錦毛彩羽，五色炫耀，百鳥見之，皆飛鳴繞集不去。若非鸞鳥，焉有此等奇異之象！」煬帝道：「還有何人看見？」高德儒道：「臣一衛軍士，與看宮太監人人皆見，現在苑外等旨，萬歲可宣來細問，小臣焉敢妄奏！」煬帝就叫宣入。眾軍士與太監，一齊說道：「果有大鳥二隻，高冠長尾，渾身毛羽，就如錦繡一般，實是一對彩鸞。」煬帝見眾人一樣說話，因大喜道：「彩鸞來朝，大是國家禎祥，也虧汝等誠心守衛，故得看見。」遂親口拜高德儒為朝散大夫，其餘軍士太監，各皆重賞。眾全齊謝恩而出。各衙門文武百官聞知此事，盡都上表稱賀。有幾個忠直之臣明知是野鳥，妄報為鸞，欲要上疏辯明，又奈鳥已飛去，無可對證，只得隱忍住了。煬帝得此祥瑞，日日在苑中慶賀。今日五湖，明日北海，正遊賞的不耐煩。忽有宇文愷、封德彝，差人來奏道：「江都一帶離宮四十九座俱已造完，只候聖駕幸臨定奪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苑中風景，遊覽已遍，且到江都看瓊花去，行樂一番。」遂批旨道：「宮館既完，朕不日即駕幸江都。但一路宮館，仍須著本地方，精選民間美女填入，以備承應，不可怠玩。」

差官領旨而去不提。卻說眾夫人聞知此事，都來勸留道：「宮中雖無什麼樂處，還畢竟安逸。陛下若巡幸江都，未免要受那車馬勞頓之苦。」煬帝道：「江都錦繡之鄉，又有瓊花一株，擅天下之美，朕久思遊覽；況一路上離宮別館無數，朕如何得受辛苦！賢妃等可安心相待，朕數月就回。」眾夫人曉得留他不住，各各治酒送行。蕭後聞知，亦來治酒送行。煬帝連飲了數日，便打點起身，也不多動人馬，只帶三千御林軍，一路護衛。文武官員，只帶丞相宇文達與虞世基等三五十員，宮中御妃，只帶朱貴兒、韓俊娥、雅娘、杏娘、妥娘二三十名。打點完了，正要起身，忽有一人姓何名安，自製得一駕御女車，來獻與煬帝。那車兒中間寬闊，床帳衾枕，一一皆備，四圍卻用鮫綃，細細織成幃幔，外面窺裡面卻絲毫不見，裡面卻十分透亮，外邊的山水草木，皆看得明明白白。又將許多金鈴玉片，散掛在幃幔中間，車行時，搖蕩的鏗鏘鏘鏘，就如奏細樂一般，俱可恣心而為，故叫做御女車。煬帝看了滿心歡喜道：「此畫製得甚妙，途中不憂寂寞矣。」遂厚賞何安，辭別了蕭後與各院夫人，即日命車駕往江都進發。行不數里，早有宇文愷、封德彝二人迎接奏道：「各宮館美女俱已奉旨選了。」煬帝道：「二卿既治宮館，又選美女，功莫大矣。」遂帶領了一同慢慢遊覽而來。真個是三十里一宮，五十里一館，到了一處，地方郡縣官員，俱各將奇肴異味，美釀精核，絡繹不斷的貢獻將來。到了宮館，又有新選的絕色美人，絲竹管弦的承應。在車中又有隨行的寵妾，盡情受用。一路上逢山便登山覽秀，遇水便臨水問奇。真個說不盡許多行樂，講不了無限風光。有詩為證：

君王遊幸謾言荒，玉輦過時草木香。  
四十九重仙佛國，一千餘里錦雲鄉。  
詞臣馬上陪宸宴，美女車中侍御床。  
莫詫驕奢今已極，猶嫌歌舞只尋常。

煬帝在一路上，時時歡笑，日日風流，也記不得何處是宮，哪裡是館，也不知離京有多少路程，也不知別家有幾何歲月！就如在西苑中遊賞一般。但見絲竹送迎，酒杯來往，恍恍惚惚早已到了江都。真個這揚州地方，山明水秀，柳綠桃香，比北路上風光大不相同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山蒼蒼兮青滴，水冷冷兮色碧。花鮮妍兮若染，草蒙茸兮如織。燕妍舞兮翩翩，鶯雛囀兮嚶嚶。月照人兮依依，風吹裾兮颯颯。紅袖映兮娥眉，金碗盛兮玉液。好風光兮不可窮，賞心樂事若煙集。君王遊賞兮不言歸，始信江都兮好春色。

煬帝到了江都，見風景秀麗迥異兩京，心下十分歡喜道：「人言果是不虛。」便問道：「向日所言瓊花，在於何處？何不一賞！」封德彝道：「瓊花在蕃釐觀中，乃三月開花，目今四月中旬，適已開過，須候明春，方可遊賞。」煬帝道：「朕特為瓊花而來，卻又剛剛開過，這等不巧！」宇文愷道：「瓊花雖然開過，江都尚有無限風景，足供聖覽，何謂不巧？」煬帝道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遂日日整備鑾輿，帶領著許多妃妾，到各處去探奇選勝。游了數日，因問道：「晉宋以來，皆建都江左，歷朝舊跡，何處最勝？」宇文愷道：「晉文帝的華林園，宋孝武的含章殿，齊東君的芳樂苑，梁武帝的台城與陳後主的臨春、結綺，皆是當年最勝之處。但時移物換，如今都化做荊榛草莽，無處追尋；只橫山上，尚有梁昭明太子一所文選樓，高大弘敞，歷代皆加修葺，故未損壞，如今尚可登覽。」煬帝遂傳旨游文選樓。因是個空樓，遂將一路帶來的宮娥采女，盡數都先發到樓上，奏樂迎接。煬帝卻隨後坐七香寶輦而來。原來這文選樓，高有百尺，到頂有五層，四圍轉轉折折上去。閣道皆飛去簷屋之外，登臨之人，底下望去，就像在空中行走一般。這一日，恰值東風大起，這些宮娥行在閣道上，穿的那些薄羅輕，被風盡吹揭起來，直飄至肩項上邊，底下的紫裙紅褲，都明明的露出。眾宮人忙忙將手去遮掩，怎奈風大衣單，如何遮掩得來！煬帝車駕到了，看見這段光景，不覺心下一點慾念，火焚焚熾將起來。上得樓來，也無心瀏覽形勝，就叫眾宮人像肉屏風一般，將他圍繞在中間飲酒。能歌的，叫她歌一曲，善舞的，叫她舞一回，就是不會歌舞的，一個個也都叫到面前與他戲謔半晌。正是：

五音令耳聾，多欲則情昏。  
宮女如花繞，何能不斷魂。

煬帝與眾宮人，放情縱欲。歡飲了半晌，方才起身到各處賞玩。賞玩畢，依舊擁了眾宮娥去吃酒。只吃得爛醉如泥，方肯發駕還離宮。煬帝在揚州遊賞了月餘，見那些花柳山川，管弦街市，果然別是一天，心下有百分留戀不捨。便與群臣商議，要在蕪城中起蓋皇宮，遷都於此。眾臣答道：「江都風景雖然秀美，卻是一隅之土，地脈浮淺，非天子建都之處，怎如長安、洛陽，乃中原天府，萬世不拔之鴻基，安肯捨大而就小？」煬帝聞奏，默默不語。虞世基奏道：「今天下一家，四海皆陛下之都，何分彼此！況東京到此，一路上離宮別館，相望不絕，陛下受江都風景，只消時時來游，便可為都，何必起造皇宮，定居於此，然後謂之都也？」煬帝方才釋然說道：「卿言近是。」遂日日尋名問勝，百般恣行歡樂。或自制些淫詞豔曲，叫妃妾們歌唱；或自選些奇怪的景致，與百官遊賞。無一時不柳圍花繞，無一刻不水送山迎。正是歡娛易過，捻指之間，就在江都地方，沉酣了數月，早已秋盡冬來。群臣屢次勸還，煬帝只是不聽。忽一日，蕭後與十六院夫人，有表文來迎請聖駕。煬帝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中宮臣妾蕭氏率西苑十六院臣妾梁氏等，稽首頓首，奉表於皇帝陛下：自六龍南幸，萬乘東遊，妾等獨守空宮，閒居曠院。花羞月愧，久疏雨露之恩；夢斷魂驚，不啻雲霓之望。記違春而隔夏，歲月無情；徒數夕而計朝，枕衾有淚。湖山無恙，猶然花柳依稀；鳳輦不來，只是笙歌冷落。瞻龍顏於五雲天際，聞天語於千里夢中。何處留恩，自是天高地厚；誰人邀寵，定然玉笑珠香。雖家連四海，不敢妒燕嗔鶯；然天各一方，實是愁雲怨雨。伏望聖恩早還宸駕，庶使房中鐘鼓，再詠關雎；室裡小星，重承夙夜。則皇恩普遍，而聖澤不私矣。妾等不勝■望待命之至。

煬帝覽畢大笑道：「蕭後望朕，亦太苦矣！不可不還。」遂傳旨發駕還京。群臣思家已久，領了旨意，登時將輿輦儀仗，俱打點停當。煬帝上了御女車，帶領著嬪妃采女，依舊是劍■前迎，笙歌後擁，竟回洛陽而去。所過宮館，將那些選的美女，但有顏色者，都帶回東京。正是：

天子南巡亦有名，察民疾苦利民生。

不知民力休多少，載得佳人還舊京。

煬帝到了東京，蕭後與眾夫人，一同接住說道：「陛下一去許久，竟將妾等忘了！」煬帝道：「如何忘得，只是苦被江都那些山川花柳，牽纏住了。」因盛稱江都風景秀美，山水清奇，真個是仙都佛國。蕭後笑道：「還是陛下貪戀吳姬越女，故連山水風景，都看好了。西苑中五湖北海，怎見得就不如江都？」就叫排宴在十六院與煬帝接風，遂一齊上了輿輦，回到西苑中來。到了苑中，不期此時乃仲冬時候，百花俱已開過，樹木大半凋零。煬帝看了，殊不愜意。因對蕭後說道：「不是朕誇江都，不要說那山川之美，就是一朵花兒，畢竟比苑中紅得可愛；就是一枝柳兒，畢竟比苑中綠得可憐；就是萬木搖落之時，也不像這般寂寂寞寞。」清修院秦夫人說道：「陛下要不寂寞，有何難哉？明日妾等與陛下拂塵，管取百花開放就是。」煬帝只當做戲話，說了要子，笑一笑答道：「最妙最妙！」在苑中吃不得一兩個時辰，也未盡興，便與蕭後並輦回宮而去。

到了次日早膳時，果然六院夫人來請。煬帝心下有幾分懶去。蕭後再三苦勸，煬帝方才勉強同蕭後上輦而行。才進得苑門，早望見千紅萬紫，桃柳爭妍，就簇簇如錦繡一般。煬帝與蕭後，俱各吃了一驚道：「這樣天氣，為何一夜就開得這般齊整，大是奇怪。」說汝了，只見十六位夫人，帶了許多美人宮女，一齊笙簫歌舞的來迎駕。到了面前便問道：「苑中花柳，比江都何如？」煬帝又驚又喜的問道：「眾妃子有何妙術，使這花柳一夜盡開？」眾夫人都笑道：「有什妙術，只是大家費了一夜工夫。」煬帝道：「怎麼費一夜工夫？」眾夫人道：「陛下不必細問，但請摘一兩枝看看，便知詳細。」煬帝真個自走到一株垂絲海棠邊，將手挽下一枝看時，原來不是生成的，都是五色彩緞細細剪成，拴在枝上的。煬帝大喜道：「是誰有此奇想，又製得這樣紅嬌綠嫩，宛然如生；雖是人巧，實占天工矣。」眾夫人道：「此乃秦夫人主意，令妾等與眾宮人連夜製成，以供御覽。」煬帝目視秦夫人說道：「昨日朕以妃子為戲言，不期果有如此手段，可愛可愛！」遂同蕭後一路慢慢的遊賞進來。只見紅一團，綠一簇，也不分春夏秋冬；萬卉千花，盡皆鋪綴，比那天生的更覺鮮妍百倍。怎見得？正是：

只道天工有四時，誰知人力挽回之！

紅綉生長根枝速，金剪裁培雨露私。

萬卉齊開梅不早，千花共放菊花遲。

夭桃豈待春風綻，嫩李何須細雨滋。

芍藥非無經雪態，牡丹亦有傲霜姿。

三春桂子飄丹院，十月荷花滿綠池。

杜宇經年紅簇蕊，荼■終歲錦堆枝。

不教露下芙蓉落，一任風前楊柳吹。

蘭葉不風飄翠帶，海棠無雨濕胭脂。

開時不許東皇管，落處何妨蜂蝶知。

照面最宜臨月姊，拂枝從不怕封姨。

四時不謝神仙妙，八節長春閨苑奇。

莫道乾坤持造化，帝王富貴亦如斯。

煬帝一一看了，真個喜動龍顏，因說道：「蓬萊閨苑，不過如此！眾妃子靈心巧手，直奪造化，真一大快也！」遂命將內帑的金帛珠玉玩好等物，盡行取來，分賞各院。眾宮人一齊謝恩。煬帝愛之不已，又同蕭後登樓眺望了半晌，方才下來飲酒。須臾觥籌交錯，絲竹齊鳴，眾夫人遞相獻酬。煬帝與蕭後，十分盡興而飲。這一場筵宴，吃得歡天喜地，暢意抒情，比昨日大不相同。正是：

君王不作窮酸相，才減風光便惆悵。

樹上新開一夜花，筵前添卻千盅量。

煬帝歡飲了半日，已有幾分酒意，忽然笑說道：「秦妃既能出新意剪彩為花，與湖山爭勝，眾美人還只管唱這些舊曲，甚不相宜，是誰唱一個新詞，朕即滿飲三觴。」說汝了，只見一個美人，穿一件紫綉衣，束一條碧絲鸞帶，裊裊婷婷，出來奏道：「賤妾不才，願顏博萬歲一笑。」眾人看時，卻是仁智院的美人，小名叫做雅娘。煬帝道：「最妙最妙！」雅娘走近筵前，輕敲檀板，慢啟朱唇，就如新鶯初囀一般，唱一曲《如夢令》詞兒道：

莫道繁華如夢，一夜剪刀聲種。曉起錦堆枝，笑殺春風無用。非頌、非頌，真是蓬萊仙洞。

煬帝聽了大喜道：「唱得妙，唱得妙！不可不飲。」當真的連飲了三觴。蕭後與眾夫人，也陪飲了一杯。酒才完，只見又一個美人，淺淡梳妝，嬌羞體態，輕移那款款的金蓮，也出來奏道：「賤妾不才，亦有小詞奉獻，望萬歲勿哂！」煬帝舉目看時，卻是迎暉院的朱貴兒。煬帝笑說道：「是貴兒，一定更有妙曲。」貴兒不慌不忙，慢慢的移商換羽，也唱一個《如夢令》詞兒道：

帝女天孫遊戲，細把錦雲裁碎。一夜巧鋪春，盡回枝頭點綴。奇瑞、奇瑞，寫出皇家富貴。

貴兒歌罷，煬帝鼓掌稱贊道：「好一個寫出皇家富貴！不獨音如貫珠，描寫情景，亦自有韻。」又滿飲了三杯，不覺笑聲啞啞，陶然欲醉。蕭後道：「二美人歌曲雖妙，終是一人寡和，陛下何不乘此高興，御制一章，令宮人大家打出，以見一時之勝。」煬帝帶三分酒興道：「妙妙！」也不思索，提起御筆便寫，傾刻而成《白苧歌》一首。其歌曰：

洛陽城邊朝日暉，天淵池前春燕歸。含露桃花開未飛，臨風楊柳自依依。小院花紅洛水綠，清歌婉轉繁弦促。長袖透迤動珠玉，千年萬歲陽春曲。

煬帝寫完，蕭後與眾夫人一齊稱誦道：「陛下筆不停綴，文不加點，真天才也！古今帝王，誰能及也！」煬帝笑道：「醉後狂

歌，促足言妙。聊以酬眾妃子剪彩之妙。」眾宮人又獻上酒來，煬帝也不推辭，歡呼談笑，大家直痛飲到夜漏沉沉，又移燈樹下看了一回花，方才罷宴。煬帝因醉，遂不同蕭後還宮，就留在秦夫人院中宿了。正是：

剪彩能留客，君王醉不歸。  
只愁今夜裡，更化彩雲飛。